





唐詩紀事卷第六十五

袁郊

盧延遜

裴說

附裴詣

張為

韓偓

曹松

杜荀鶴

孫棨

王鐸

鄭綮

胡玢

楊牧

平曾

繆島雲

袁郊

月詩云嫦娥竊藥出人間藏在蟾宮不放還后弄遍尋

無覓處誰知天上却容姦

霜詩云古今何事不思量盡信鄒生感彼蒼但想燕山

吹暖律炎天豈不解飛霜



露詩云湛湛騰空下碧霄地卑濕處更偏饒管茅豐草  
皆霑潤不道良田有旱苗

雲詩云楚甸嘗聞旱魃侵從龍應合解爲霖荒淫却入  
陽臺夢惑亂懷襄父子心

郊咸通時爲祠部郎中有甘澤謠九章與溫庭筠酬唱  
庭筠有開成五年抱疾不得預計偕詩寄郊云逸足皆  
先路窮交獨向隅是也

郊字之儀滋之子也昭宗時爲翰林院學士

盧延遜

延遜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語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

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卷畫衫又寄友人云每過松  
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然於數篇見意尤妙有松  
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坐石堦前兩三條電欲  
爲兩七八箇星猶在天衣汗稍停牀上扇茶香時潑澗  
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牕一覺眠又苦吟云莫  
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  
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又贈僧  
云浮世浮華一斷空偶拋煩惱到蓮宮高僧解語牙無  
水老鶴能飛骨有風野色吟餘生竹外山陰坐久入池  
中禪師莫問求名苦滋味過於食蓼蟲曾獻王建詩有



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後建冬夜與潘峭平章邊事  
旋令宮人燒栗俄有數栗爆出燒繡褥時建多疑常於  
爐中燒金鼎命二妃親侍湯茶而已是夜宮猫相戲悞  
觸鼎翻建良久曰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憶得盧延  
遜卷有此一聯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  
行之拜自給事中  
拜工部翰林學士吳融獨重其作盛稱於時  
且云此子語不尋常後必垂名揚大年云延遜詩至今  
存人亦有絕好之者其播人口有旅舍言懷云名帛毛  
生五門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蜀路云雲間闍鐸驟駛至  
雪裏殘骸虎拽來懷江上云餓猫臨鼠穴嚙犬舐魚砧

八月十六日夜云只訛夢子緣應耗沒多光寄人云吟  
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冬夜云樹上詬詼批頰鳥窓間  
壁駁叩頭蟲哭人云漸窮頑僕慵看馬著慘佳人暗理  
箏狐衝官道過犬刺店門開租張相每稱之餓猫臨鼠  
穴嚙犬舐魚砧成中令每稱之栗爆猫跳之句王建愛  
之盧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猫狗力延遜始投贄吳  
子華子華讀至不同文賦易為下者之乎笑曰上門惡  
罵來

本朝楊億在翰苑嘗召對上言及延遜詩曰臂鷹健卒  
懸氈帽騎馬佳人卷畫衫似此淺近亦自成一體



延遜字子善范陽人光化初登第從事朗陵雷滿敗歸  
王建僭位授水部外郎卒于刑部侍郎師薛能爲文

裴說裴誥

唐舉子先投所業於公卿之門謂之行卷說只行五言  
十九首至來年秋賦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說曰只此  
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假別行卷哉識者以爲  
知言說天復六年登甲科其詩以苦吟難得爲工但拘  
格律嘗有詩曰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又贈僧貫休  
云總無方是法難得始爲詩又云是事精皆易唯詩會  
却難遭亂故宦不達多遊江湖間有石首縣詩云因夢

一家住贏得半年吟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  
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  
雪獨下閒堦轉淒切祗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  
月時聞寒鴈聲相喚紗窓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  
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  
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勻紅  
淚紅牋謾有千千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慙慙寄邊  
使此說開端詩也說終禮部員外郎說與誥俱有詩名  
詣唐天祐二年登第終于桂嶺假官宰字而已同在湘  
江說詩云吟餘潮落岸冰高經杜甫墳云擬掘孤墳破



重教大雅生詣云名終埋不得骨在朽何妨景同而語  
意俱別寔爲震美說旅行聞冠云寸步邊多事將行問  
四隣深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無事助明代何門銷此  
身空慙兩行淚飄灑向紅塵

洛中作云莫怪苦吟遲詩成鬢亦絲鬢絲猶可染詩病  
却難醫山暝雲橫處星沉月側時冥搜不堪得一句至  
公知

中秋月云一歲幾盈虧當軒重此期幸無偏照處剛有  
不明時色靜雲歸早光疑故宿遲望吟吟未足皎皎下  
踈籬

棊云十九條平路言平又嶽熾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  
時勢迥流星遠聲乾下電遲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  
喜友人再面云一別幾寒暄迢迢隔塞垣相思長有事  
及見却無言靜坐將茶試閒書把葉翻依依有留宿圓  
月上東軒

張爲

秋醉歌云金風颯颯起還是招魚翁携酒天姥岑自彈  
嶧陽桐脫却登山履赤脚翹青筇泉聲掃殘暑猿臂攀  
長松翠微泛罇綠苔蘚分煙紅造化處術內相對數壺  
空醉眠嶺上草不覺夜露濃一夢到天曉始覺一醉中



皎然夢中路直到瀛洲東初平把我臂相與騎白龍三  
留對上帝玉樓十二重上帝賜我酒送我敲金鐘寶閣  
香斂再琪樹寒玲瓏動葉如笙篁音律相怡融珍重此  
一醉百骸出天地長如此夢魂永謝名與利  
為唐末江南詩人與周朴齊名如到處即閉戶逢君方  
展眉最有詩稱

為作詩人主客圖序曰若主人門下處其客者以法度  
一則也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上入室楊乘入室張  
祐羊士諤元稹升堂盧仝顧況沈亞之及門費冠卿皇  
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况元膺徐凝朱可名陳標

童翰卿以子孟雲卿為高古奧逸主上入室韋應物入室  
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涉胡幽正升堂李觀賈馳李宣  
古曹鄴劉駕孟遲及門陳潤韋楚老以李益為清竒雅  
正主上入室蘇郁入室劉畋僧清塞盧休于鵠楊洵美  
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方干馬戴任蕃  
賈島厲元項斯薛壽及門僧良又潘誠于武陵詹雄衛  
準僧志定喻島朱慶餘以孟郊為清竒僻苦主上入室  
陳陶周朴及門劉得仁李湏以鮑溶為博解宏拔主上  
入室李群玉入室司馬退之張為以武元衡為瓌竒美  
麗主上入室劉禹錫入室趙嘏長孫佐輔曹唐升堂盧



頻陳羽許渾張蕭遠及門張陵章孝標雍陶周祚來不約

杜光庭載毛仙翁事云仙翁名于字鴻漸元和間劉禹錫李紳白樂天輩皆贈詩至大中戊寅五十餘年矣是歲張爲薄遊長沙不汲汲隨計獲女奴於嶽麓下惑之歲餘成羸疾仙翁一見曰子妖氣邪光浹遍肌骨苟不相值殞於旦夕也以一粒授爲於香爐焚之郁烈之氣聞百步魅妾一號而斃乃木偶人也又吞以丹砂如黍者三疾遂瘳爲作詩別之曰羸形感神藥削骨生豐肌蘭炷飄靈煙妖恠立誅夷重覩日月光何報父母慈黃河濁衮衮別淚泚泚黃河清有時別淚無收期爲後入釣臺山訪道而去

韓偓

偓父瞻開成六年李義山同年也義山有錢韓同年西迎家室戲贈云籍籍征西萬戶侯新緣貴婿起珠樓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頭雲路招邀回綵鳳天河迢遞笑牽牛南朝禁鬱無人寄瘦盡瓊枝爲四愁偓小字冬郎義山云嘗即席爲詩相送一座盡驚句有老成之風因有詩云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鷓鴣清於老鳳聲偓字致堯今日



致光誤矣自號玉山樵人

苑中云上苑離宮處處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階鑄出

後覩立玉柱雕成翡翠啼外使調鷹初得按五方外使

調習使能禽獲謂之得案中官過馬不教嘶上乘馬必中官取笙歌

錦繡雲霄裏獨許詞臣醉似泥

六月十七日召對詩云清暑簾開散異香恩深咫尺對

龍章花應洞裏尋常發日向壺中特地長坐久忽疑槎

犯斗歸來兼恐海生桑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詼諧侍

漢皇

與吳子華侍郎同年玉堂伴直懷昔叙懇因成長句兼

呈同年云往年鷲谷接清塵今日鼇山作侍臣二絕詩

借勞筆硯一朝宣入掌絲綸子與子華俱因名場聲名烜赫文

章士金紫雍容富貴春絳帳恩深無路報語餘相聚却

酸辛

錫宴日詩云玉銜花馬踏天街詔遣追歡綺席開中使

押從天上去外人知自日邊來是日在外四考排門齊入同進狀辭赴宴中使

二人臣心淨比猗漣水聖澤深於漱澼盪杯才有異恩頒

稷高已將優禮及鄒枚清商迥向黎園降妙妓新行峽

雨迴不敢通宵離禁直晚乘殘醉入銀臺

醉著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



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

即日云書檣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  
須信閑人有忙事  
卓來衝雨覓漁師

春恨云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鴉鷄伴啼鳥  
平明乍捲西樓幕院靜初聞放轆轤

并州云成旗青草接榆關雨裏并州四月寒  
誰會憑欄潛忍淚不勝天際似江干

俛天復初入翰林其年終駕幸鳳翔俛有扈從之功  
返正初上面許俛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  
鎮風俗臣坐主右僕射趙崇可充是選乞廻臣之命機

崇天下幸甚上喜歎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  
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累馳入請見  
於上前且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俛薦時俛在側梁  
主叱之俛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俛出尋謫官  
入閩故窗外日光飛野馬案前筇管長蒲蘆謀身拙爲  
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  
試齊筭

香奩集和魯公之詞也惟其豔麗故貴後嫁其名於俛  
疑平生著述分爲續論遊藝孝悌疑獄香奩籛金六集  
自爲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籛金集不行於世疑在政



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之故遊藝集序實之此  
疑之意也沈存中云

曹松

天復初杜德祥主文放鬆及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  
等及第年皆七十餘時號五老榜時內難新平首求孤  
貧人德祥以松等塞詔各授校書郎制曰念爾登科之  
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

松字夢徵舒州人也學貫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  
松啓事爲送羊脚狀

松別湖州上主人云門繫釣舟雲滿岸借君幽致坐移  
旬湖村夜叫白鷺鴈菱市曉暄深浦人遠水日邊重作  
雪寒林燒後別生春不辭更後醒還醉太一東峯歸夢  
頻

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此爲下第舉人邇來漸侈靡  
皆爲上列所占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逼大會  
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  
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  
一日春勅下後人置皮袋例以圖章酒器錢絹實其中  
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携酒  
器行其皮袋狀元錄事同點檢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



行市羅列闐闐爲之半空公卿家率以是日揀選東牀  
車馬闐塞莫可殫述

松及第勅下宴中獻坐主杜侍郎詩云得召丘墻淚却  
頻若無公道也無因門前送勅朱衣吏席上銜盃碧落  
人半夜笙歌教洗月平明桃杏放燒春南山雖有歸溪  
路爭那酬恩未殺身

春日長安書事云浩浩看花晨六街揚遠塵塵中一丈  
日誰是晏眠人御柳舞著水野鶯啼破春徒云還楚客  
猶自惜離秦

晨起云曉色教不睡卷簾清炁中林殘數枝月髮冷一

梳風並鳥聞鐘語歌荷隔霧空莫徒營白日道路本無  
窮

弔北邙云山下望山上夕陽明又曛無人醫白髮少地  
著新墳歲代殊相遠賢愚旋不分東歸聊一吊亂木倚  
寒雲

松有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可謂諳  
世故矣

杜荀鶴

荀鶴有詩名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授翰林學士主  
客外郎知制誥序其文爲唐風集或曰荀鶴牧之微子



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者也時妾有姪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

溪興云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春宮怨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荀鶴曾得詩一聯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萋萋韋莊曰我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之祥也

贈僧云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

時世行云夫因兵死守蓬茅麻紵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糲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徵徭又云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至今鷄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荀鶴擢第時危勢晏復還舊山田頔在宣州甚重之頔起兵陰令以歲問至梁太祖許頗厚遇及頔遇祖梁祖



唐詩紀事卷之五  
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恃勢侮易縉紳衆  
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卒

顧雲序其詩曰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  
貢次二年遠者來隱者出異人雋士大集都下於群進  
士中得九華山人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息日列坐  
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歎文教未張思得如高宗朝射  
洪拾遺陳公名犯文宗廟諱作詩出沒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澁  
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豔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首帥皆摧  
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豁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  
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

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故擢以塞詔  
竟勉爲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明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  
借隱者出詩三百篇見其雅麗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  
邪臣正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人倫之紀備矣其壯語大  
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翁  
八九於胸中曾不蠱介情動於中則極思冥搜神遊希  
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貧於抉剔信詩之雄  
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爲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  
臣之職僕幸得爲之叙錄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  
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者目之爲唐風集荀



鶴於謁梁王朱全忠兩作而天無行雲深曰此謂天泣  
知何祥先作無雲詩乃賦曰同是乾坤事不同兩絲飛  
灑日輪中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工梁悅之

孫祭

題妓王福娘墻詩云移壁迴窻廢幾朝指錄偷解博蘭  
椒無端鬪草輸隣女更被捻將玉步搖

鄭谷寄臺院生端公祭詩云才屈道仍孤無何捨釣徒  
班雖沾玉笋香不近金爐雨露瞻雙闕煙波隔五湖唯

君應是念曾共伏青蒲

曾同諫垣

祭贈妓人云綵翠仙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

醉喚劉郎賭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綠帶寶每憂

風舉倩持裾謾圖西子為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

題北里妓人壁云寒繡衣裳餉阿嬌新圖香獸不禁燒

東隣起樣裙腰濶剩感黃金一兩條

王鐸

鐸字昭範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才鎮  
渚宮為都統以禦巢寇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  
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我敵請自退避無污鋒刃於是  
棄關隨僖宗播遷於蜀再授都統收復京師大勳不成  
竟落都統後有詩其要云黜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



唐詩集卷之三  
遍軍前亦志其事也罷都統守鎮滑州作云用軍何事  
敢遷延恩重才輕分使然黜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  
遍軍前腰間畫解蘇秦印波上虛迎范蠡船正會星辰  
扶北極却驅戈甲鎮南燕三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  
媿昔賢看却中興扶大業殺身無路好歸田

鐸為侍御史于興宗守綿州登越王樓以詩寄朝士鐸  
和云謝朓題詩處危樓壓郡城雨餘江水碧雲斷雪山  
明錦繡來仙境風雲入帝京恨無青玉案何以報高情  
鐸謁梓潼張惡子廟詩曰盛唐聖主解青萍欲振新封  
濟頰名夜雨龍池三尺匣青雲鳳入九重城時僖宗幸蜀人情術

土皆云春劍門喜氣隨雷動玉壘韶光待賊平惟報關

內必還京東諸將相柱天功業賴陰兵

判度支蕭遇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  
未聞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護蜀城斬馬威稜應掃蕩  
截蛟鋒刃俟昇平鄭侯為國親簫鼓堂上神籌更布兵

時僖宗解劍贈神故二公賦詩

鄭繁

古今詩話曰相國繁善詩有題老僧詩云日照四山雪  
老僧門未開凍瓶粘柱礎宿火燼爐灰童子病歸去鹿  
麋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衡秤言輕重不偏也或



曰相國近爲新詩不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  
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蔡字蘊武大順後王政微蔡每以詩謔託諷中人有誦  
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書  
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本善詩其  
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吏赴其  
家上謁蔡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  
俄聞制下歎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立朝無復  
故態纔三月去位

蔡刺廬江將去別郡人云唯有兩行公解淚一時灑向

渡頭風其滑稽類此

胡玠

玠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心於五七言桑落洲一篇  
云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  
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又  
曰輪中別有物改云桂根寧有土根光外更無空李勝廉問江西  
弓旌不至

楊牧

字藏之吳人呼爲神童兄發戲令詠蛙即曰兔邊分玉  
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



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非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

吳人造門請詩觀者壓敗其牆牧朝曰爾幸無贏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

平曾

曾謁華州李固言不遇因吟一絕而去曰老夫三月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正如閑看華山來

曾恃才傲物竟歿於縣曹薛平僕射出鎮浙西主禮稍薄曾留詩以諷之曰梯山航海樂崎嶇來謁金陵薛大

夫毛髮豎時趨劔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愧三緇郵旅途明日過江風景好不堪迴首望勾吳薛聞曾出境遣使追還麻留數日又獻繫白馬詩曰白馬披繫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空留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河東公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以殊禮相待

唐以府元被絀者九人曾其一也曾長慶二年同賈閔仙輩貶謂之舉場十惡曾後謁固於蜀幕中皆名士曾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李覽命推出不旬日再獻鰕



唐詩紀事卷第六十五  
魚賦曰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為鳥鳶所獲柰魴鯉  
笑何李覽之遂不至深罪

繆島雲

鳥雲少從浮圖其詩尤尚奇險至如四五片霞生絕壁  
兩三行鴈過踈松又拋芥子降顛拂拂折楊枝灑醉惺  
惺

廬山瀑布曰白鳥遠行樹玉虹孤飲潭皆復出前輩閑  
成中常遊豫章武宗朝准勅反初名甚喧然

唐詩紀事卷第六十六

唐詩紀事卷第六十六

馮涓

盧嗣立

李賢

姚巖傑



王璘

嚴郭

陳標

崔安潛

盧發

錢珣

盧駢

嚴憚

王渙

附裴費

張署

翁綬

戴司顏

孫定

趙牧

盧注

鄭愚

王鐐

陳珣

馮涓

涓初除京兆府參軍恩地杜相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  
出召涓密語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寬



寬尋捧刺詣賀杜遂鄙涓淺薄不預初選及兼車發日  
涓候別於長樂杜長揖曰勉旃後分符眉州不得之任  
在西川重園中跼躄於陳田之間羈愁六年徒步糊口  
著懷秦賦有南冠龍吟等集皆傷蹭蹬也集有蜀馱引  
其要云昂藏大步蠶叢國曲頸微伸高九尺卓文窺窓  
莫我知嚴仙據按何曾識又題支機石云不隨俗物皆  
成土只待明時却補天惜知己之不遇也

涓字信之信都人大中初舉進士登宏詞科時危隱商  
山十年昭宗以為眉州刺史陳田拒命涓棄郡於成都  
墨池灌園自給王建以為翰林學士雖詼諧傲物而多

有補益卒於蜀

盧嗣立

望九華山云九華深翠落軒楹迥眺澄江氣象明不過  
陰霾孤岫隱正當寒日衆峯呈坐觀松雪銷煩思惜別  
煙嵐駐曉行得路歸山期早訣夜來潛已告精誠  
嗣立登會昌進士第

李質

質字公幹襄陽人應舉無成有親在衡湘往謁焉泝流  
至湓城豫章遂師捨舟由武寧而反會草寇殺其宰蒼  
惶前去得日觀宿東房有酒數缸甚美遂携一壺上樓



酌之因吟曰曾入桃溪路仙原信少雙洞霞飄素練蘇  
壁畫陰窻古木愁撐月危峯欲墮江自吟空向寂誰共  
倒秋缸吟畢如有人言曰土主尚書寓宿在此  
質登第後二十年廉察豫章時大中十二年也出科名  
分定錄

姚巖傑

巖傑梁國公元崇裔孫嘗以詩酒放遊江左乾符中顏  
標典藩鞠場亭宇初創命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標欲  
刊去一二字巖傑大怒標遂仆其碑巖傑以一篇紀之  
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

少醉後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  
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巖  
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已知其人辭以兵火之後  
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  
已輟所乘馬迎至郡齋館殺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  
肇嘗以篇詠叱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山巖傑笑曰明月  
照天下柰何獨巴耶子發漸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  
蒯希逸在席肇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漁  
舟不闊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  
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



和末豫章大亂巖傑病死

王璘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使解璘請十書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筆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回飈所卷泥滓沾漬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七千餘言時路巖方當釣軸遣一介召之璘曰請俟見帝巖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璘與李群玉相遇嶽麓寺

羣玉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群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群玉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略不佇思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梭擱葉散野人頭群玉遂屈崔詹事遺璘夾纈數匹璘翌日以作中單檐褕衣之

嚴郭

賦百舌鳥云此禽輕巧少同倫我聽長疑舌滿身星未沒河先報曉柳猶粘雪便迎春頻嫌海燕巢難定却訝林鶯語不真莫倚清風便多事玉樓還有晏眠人

陳標



標贈元和十三年登第進士曰春官南院粉墻東地色  
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  
魚變辭凡水心逐鷓飛出瑞風莫恠雲泥從此別總曾  
惆悵去年中

標詠蜀葵花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嫌處是花多  
寄友人云杜甫在時貪入蜀孟郊生處却歸秦如今始  
會麻姑意借問山川與後人右張爲取作主客圖  
標終侍御史長慶二年進士也

### 崔安潛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寧中

隨計至三峯行在永樂崔公安潛即澤之同年文人也  
聞澤來乃以一絕贈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  
老夫存今日殷勤訪吾子穩將鬢鬣上龍門時主文與  
奪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時崔相公徹侍權  
即永樂猶子也因之敗於  
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勅  
賜及第

世謂崔魏公鉉好食新餼頭杜幽公恠每早食饋飯乾  
脯崔侍中安潛看鬪牛李衛公曰吾喜見未聞新書策  
安潛字進之累爲西川平盧等節度拜侍中自中令鎮  
荆南



盧發

杜蘊廉問長沙發為從事往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公  
因改著詞今日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  
年從事誇門地莫向樽前喜氣麤盧荅曰十姓胡中第  
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喜  
氣麤公極歡而罷

錢珣

字端文吏部尚書徽之子善文辭宰相王搏薦知制誥  
進中書舍人搏得罪珣貶撫州司馬  
珣客舍寓懷云灑灑灘聲晚霽時客亭風袖半披垂野

雲行止誰相待明月襟懷祇自知無伴偶吟溪上路有  
時偷笑臘前枝牽情景物潛惆悵忽似傷春遠別離

春恨二首云負罪將軍在北朝秦淮芳草綠迢迢高臺  
愛妾魂銷盡始得丘遲為一招又云久戍臨洮報未歸  
篋香銷盡別時衣身輕願比蘭堦葉萬里還尋塞草飛  
又云永巷頻聞小苑遊舊恩如淚亦難收君前願報新  
顏色團扇須防白露秋

蜀國偶題云忽憶明皇西幸時暗傷潛恨竟知誰佩蘭  
應語宮臣道莫向金盤進荔枝

送王郎中云惜別遠相送却成惆悵多獨歸迴首處爭



那暮山何

未展芭蕉云冷燭無煙綠臘乾芳心猶卷怯春寒一緘書劄藏何事會被東風暗拆者

盧駢

盧駢員外一日休于青龍僧舍詞氣悽慘暮歸促命筆題南楫曰壽夭雖云命榮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劍何處更衝天題畢草草而去涉旬卒咸通進士也

嚴憚

皮日休傷嚴子重序云余爲童在鄉校時簡上抄杜舍人牧之集見有與進士嚴憚詩後至吳一日有客曰嚴

某余志其名久矣遽懷文見造於是樂甚觀其所爲文工於七字往往有清便柔媚時可軼駿於常軌其佳者曰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余美之諷誦未嘗忘生舉進士亦十餘計偕余方寃之謂終有得於時也未幾歸吳興後兩月咸通十年也雪人至云生以疾亡於所居矣意生徒以詞聞於士大夫竟不名而逝豈止此而堙沒耶江湖聞多美材士君子苟樂退而有文者死無不爲時惜可勝言耶於是哭而爲詩魯望生之友也嘗爲我作詩云十哭都門榜上塵蓋棺終是五湖人生前有敵唯丹桂沒



後無家祇白蘋箬下斬新醒處月江南依舊詠來春知  
君精爽應無盡必在鄴都頌帝晨項深成鄴都官頌曰紂絕標帝晨  
陸魯望云嚴子重以詩遊於名勝間舊矣余晚於江南  
相遇甚樂不幸且沒襲美作詩序而弔之其名真不朽  
矣又何戚其死哉余因息悲而爲之和云每值江南日  
落春十年詩酒愛逢君芙蓉湖上吟船倚翡翠巖前醉  
馬分祗自汀洲連舊業豈無章疏動遺文猶憐未卜佳  
城處更斲要離冢畔雲

王渙裴贄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隣自右史

拜小戎趙光胤自補袞拜小儀王極自小版拜小勳渙  
首唱長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禮含香  
次第遷珠彩下連星錯落桂花曾對月嬋娟王經磨琢  
多成器劔拔沉埋更倚天應念銜恩最深者春來爲壽  
拜尊前裴公荅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清華次第遷  
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職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  
俱上青霄肯後先何事老來猶賦詠欲將酬和永留傳  
渙字群吉大順二年侍郎裴贄下登第德隣極光胤皆  
同年也

渙惆悵詩云冰蠶薄絮鴛鴦綺半夜佳期並枕眠鍾動



紅娘喚歸去對人勻淚拾金鈿又云李夫人病已經秋  
漢武看來不舉頭得所濃華銷歇盡楚魂湘血一生休  
又云謝家池館花籠月蕭寺房廊竹颼風夜半酒醒憑  
檻立所思多在別離中又云隋師戰艦欲亡陳國破應  
難保此身訣別徐郎淚如雨鑑鸞分後屬何人又云七  
夕瓊筵往事陳蓼花蓮蕖共傷神蜀王殿裏三更月不  
見驪山私語人又云夜寒春病不勝懷玉瘦花啼萬事  
乖薄倖檀郎斷步信驚嗟猶夢合歡鞋又云嗚咽離聲  
管吹秋妾身今日爲君休齊奴不說平生事忍看花枝  
謝玉樓又云青絲一絡墮雲鬟金剪刀鳴不忍看持謝  
君王寄幽怨可能從此住人間又云陳宮興廢事難期  
三閣空餘綠草基狎客淪亡麗華死他年江令獨來時  
又云晨肇重來路已迷碧桃花謝武陵溪仙山目斷無  
尋處流水潺湲日漸西又云少卿降北子卿還朔野離  
觴慘別顏却到茂陵唯一慟節毛零落鬢毛斑又云夢  
裏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紫臺月落關山曉腸  
斷君恩信盡工

張曙

張曙崔照緯中和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曙時自負  
才名籍甚以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日者殊不顧



曙第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  
及第然須待崔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不終場昭  
緯首冠曙以篇什刺之云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  
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後七年昭  
緯爲相曙方登第果於昭緯下過堂杜荀鶴同年生也  
酬曙詩云天上書名天下傳引來齊到玉皇前大仙錄  
後頭無雪至藥成來竈絕煙笑躡紫雲金作闕夢拋塵  
世鐵爲船九華山叟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

翁綬

詠酒云逃暑迎秋復送秋無非綠蟻滿盃浮百年莫惜  
千回醉一盞能消萬古愁幾爲芳菲眠細草曾因雨雪  
上高樓平生名利關身者不識狂歌到白頭

綬登咸通進士第

戴司顏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  
上待之甚厚恩渥有加宣從約如內賜齋面錫紫衣一  
副將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略曰遠來朝鳳闕  
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屬  
和以爲從約之資融覽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  
見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



司顏登大順進士策

孫定

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儲長於定數舉矣儲方欲就貢訪於定定譚曰子儀表堂堂好將軍材何必以科第為資儲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之長晚年喪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灑塵襟事逐東風渭水深秋跨蹇驢風尚緊靜投孤店日初沉一枝猶挂東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月愁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於兵火竟無成而卒

趙牧

牧不知何許人也大中咸通中效李長吉為短歌對酒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餐日鳥手按六年花甲子循環落  
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捋白鬚饑魂弔骨吟古書馮唐八十無高車人生如雲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為娛勸君朝飲一瓢夜飲一壺杞天崩雷騰騰紂非舜是何足憑桐君桂父豈勝我醉裏白龍多上昇萑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餘尚輕巧詞多不載  
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



音衰以思氣喪而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禍吻如  
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而心聲隨之不獨  
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司空圖華傷時思古退已避  
禍清音泠然如世外道人所謂變而不失正者也余故  
盡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詩末伎初若虛文可以知治之  
盛衰

盧注

注門族甲天下因宦家子荆南舉進士二十上不第嘗  
賦詩曰惆悵興亡係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  
夫差國一箇西施也太多晚年失意賦酒胡子一篇云

同心相遇思同歡擎出酒胡當玉盤盤中餽飢不自定  
四座清賓注意看可亦不在心否亦不在面徇客隨時  
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  
不饑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能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  
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彫鑿匠意苦多端  
翠帽珠衫巧粧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爲酒徒  
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眼  
空令酒胡名酒胡

鄭愚

咸通中愚自禮部侍郎除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愚



着錦襖子半臂袖卷謁文公大奇之會夜飲更衣賞從  
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慚其不稱既而復易紅錦尤加煥  
麗衆莫能測愚爲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至是  
乃贄所業崔歎賞曰真銷得錦半臂矣

愚作大瀉靈祐師銘云湖之南湘之西山大瀉深無蹊  
虎日嘯猿又啼雨撼撼風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  
誰與摧彼上人忘其身一宴坐千餘旬去無跡來無親  
夷積阻架嶙峋棟自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  
孰無情識好惡知寵驚真物藏百慮呈隨婉轉任崢嶸  
雲糊天月不明金在鑛火收瑩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

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常自隨在畔邊要即用長目前  
非艱難不幽玄哀世徒苦馳驅覓作佛何其愚弄海沙  
登迷廬眠喘喘心區區見得失係榮枯棄知覺求形模  
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蕩  
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理之常  
榮必悴非改張造衆罪欺心王作少福湏天堂善惡報  
正身當自結果無人將心作惡口脫空欺木石嚇盲聾  
牛阿房鬼五通專翫捕見西東禁定住陽朦朧與作爲  
事不同最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爲人不見自心知  
動便是莫狐疑直下沒說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愚廣州人唐末爲相

王鐐

王鐐富有詞學數舉未捷門生盧肇等公薦於春官云  
同盟不詞賢者受譏相子負薪憂臣致誚乃旌鐐嘉句  
曰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得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  
聲藹然果擢上第鐐登咸通進士第宰相王播之第矣  
生二子鐸鐐鐸相僖宗鐐累官至汝州刺史王仙芝陷  
郡城鐐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陳珣

鴻之子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銓于徐性耿介有所  
不合挈家居茅山平居焚香習禪妻子罕面寄居蘭若  
自述檀經三卷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若獨輪車常  
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  
不離俗乾符中弟璉佐薛能幕於徐珣自丹陽棹小舟  
與相見能重其人延入城不可曰某已有誓不以公門  
矣薛移舟赴之詰道永日不宿而去



唐詩紀事卷第六十六

唐詩紀事卷第六十六

七





